

In quest of the realm of art: Penning an artistic ethnography through the Medium of Artistic Creation

Siyue Chen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Jingdezhen, Jiangxi, 333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zeroes in on the pertinent research concerning artistic ethnography, delving into its application within the realm of artistic creation. It commences by retrac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artistic ethnography, elucidating its definition a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artistic field matters under the aegis of art-anthropology. Subsequently, the paper delineates the trajectory from the articulation of artistic ethnography to the genesis of artistic works, employing the Chinese nuo mask art as a case study. This study adopts an approach that “bridges history with the field,” amalgamating on-site research to culminate in the creation of a series of porcelain panel paintings depicting the divine beasts of nuo. This research paves new avenues for artistic creation, accentuating the pivotal value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within the domain of fine arts, and epitomizing the role of innovative learning and long-termism in academic exploration.

Keywords

Art Anthropology, Artistic Ethnography, Indigenous culture, Nuo Mask Art

寻找艺术的田野——以美术创作的方式书写艺术民族志

陈思月

景德镇陶瓷大学, 中国·江西 景德镇 333000

摘要

本文聚焦艺术民族志相关研究, 探讨其在艺术创作中的应用。首先追溯艺术民族志的理论概念, 并明确定义为在艺术人类学理论指导下对艺术田野事项的深入研究。接着阐述经艺术民族志书写到艺术作品创作的过程, 以中国傩面艺术为实例, 采用“接通历史与田野”的研究方式, 结合实地调研, 最终创作傩神兽瓷板组画。此研究为艺术创作提供新思路, 彰显跨学科融合在美术领域的重要价值, 体现创新学习与长期主义在学术探索中的作用。

关键词

艺术人类学; 艺术民族志; 本土文化; 傩面艺术

1 引言

在日常的行走中如何沉淀灵感? 在创作发生前如何转化概念? 在创作中如何再现主体传情的意向? 这些关于美术创作三部曲的问题时常萦绕在创作者的生活中, 成为无时无刻不在解决的发问。笔者借鉴艺术民族志的书写理论, 并在完成大量的知识储备和学习后, 以中国面具学中的傩面艺术为案例, 采用多媒体、真人演出、瓷板作品创作等的形式呈现了相对详尽的课题研究报告。本文将从探讨艺术民族志的定义、分析艺术民族志的的书写方式, 探讨这一方法在当代艺术语境下对美术创作的助益。

【作者简介】陈思月(1994-), 女, 中国浙江人, 在读硕士, 从事陶艺创作研究。

2 “艺术民族志”的概念分析

2.1 “艺术民族志”的提出

艺术民族志的起源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紧密相关, 特别是与科学民族志的兴起、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等人的工作有着直接的联系。马林诺夫斯基构建了一种创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 突出了参与观察法的重要性。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深入部落生活, 积极融入当地活动, 同时保持一定的文化距离, 从而能够更准确地观察和记录土著居民的习俗与行为规范。

而更靠后的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出版了《原始艺术》, 这部著作虽然不是以民族志的面目出现, 却建立在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博厄斯以详实的田野资料作论据, 加之其人类学家的身份, 有理由将其视为现代艺术人类学的开创者。^[1]

2.2 “艺术民族志”的定义

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 不断地分化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环境人类学、艺术

人类学等诸多分支领域，这些分支领域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叠，共同构成了人类学这一综合性学科。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中较为独特的学科范式，那么在艺术人类学领域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便可定义为艺术民族志。而民族志之所以存在，可以从这个观点来理解：“……仅依靠模糊的感觉、理念并不能开创一种研究方法，更不可能确立一门学科。自从有了“科学”的民族志，一种可以被有志于从事于人类学研究的学徒们学习、掌握、使用的研究模式，人类学才成为一门新学科。”^[2]

“艺术民族志不仅是对艺术田野事项的照相式记录，而且是学者在艺术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亲历田野搜集经验材料、描述分析艺术事实、验证理论假设撰写的文本，其自始至终带有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关怀和设计。”东南大学孟凡行教授的定义强调了艺术民族志的这一特性，即它不仅仅是记录，而是包含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与的深度研究。从这个定义出发，作为初步研究者可以清晰地提炼出艺术民族志的创作和书写所需了解的几个关键知识点：

艺术田野：艺术田野是一种研究方法，主要借鉴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它是艺术家、艺术史学家、艺术批评家等深入到艺术活动发生的实际场景中，对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过程、艺术家群体、艺术受众以及与艺术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进行实地观察、记录、体验和分析的研究领域。

艺术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主要研究艺术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领域关注艺术不仅是作为一种形式的存在，而且也蕴含了人类的思考方式和社会情感，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相关。易中天大致有过这样一个定义“广义上，它通过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来探讨艺术的科学；狭义上，则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成果来研究艺术的本质和规律，尤其是着重研究艺术的发生机制和原始形态的科学。”^[3]

3 从理论到研究方式到创作

简单来说，艺术田野是研究所指向的实体场域，借由田野调查展开艺术研究，艺术人类学为田野调查这种艺术研究方法提供了理论支撑。这意味着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需要有明确的设问，通过田野调查搜集和分析数据，并对这些材料进行详细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来验证这些假设，以揭示艺术现象背后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从而构建或完善理论。接下来笔者将结合本次课程实践中的成果，尽力阐述在此次作业筹备的过程中，如何从“艺术人类学理论”到“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到“艺术作品的创作”。

3.1 艺术民族志的书写

书写艺术民族志是一个涉及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复杂过程，这里的“书写”形式丰富多样。在美术领域中，这种书写可以呈现为一副油画或是一张速写；在音乐领域，这种

书写最后可能呈现为一段歌曲或是一支舞蹈；在文学领域，这种书写常见为非虚构写作下的小说或散文。在艺术民族志的书写中，需要注意到一些关键步骤和考虑因素。首先是理论框架，艺术人类学理论提供了研究艺术现象的框架和视角。“民族志具有“文体”和“方法”双重内涵，艺术民族志的讨论应包括“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实践”和“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书写”两方面的研究。”那么“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实践”，在人类学领域又可称为田野调查，艺术民族志的“书写”根植于实地考察，创作则者必须深入目标社群，进行长期或短期有目标性的生活和工作，以便获得直观且全面的观察与体验。并且应遵循“亲历性”、“整体性”和“内在性”的原则，看到的是表象，思考的是现象，留在“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书写”的应该尽量靠近异文化内核的真象。^[3]

3.2 “接通历史与田野”的研究方式：中国傩面艺术研究

不难得知，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实践依靠田野调查，首先需要确定艺术的田野，即异文化区域研究的范围和对象。笔者以中国傩面艺术为研究范围，又进一步选定了贵州傩文化中的彝族撮泰吉和傩堂戏、江西赣傩的“跳傩”艺术为研究对象，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式。其中贵州傩文化的部分，因调研条件的限制，更多采用了文献综述、政府报告中的历年数据和所记录的情况。



图1 中国傩面艺术研究目录

“接通历史与田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4]，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结合的艺术研究方法，为寻找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实现艺术创作的落地，提供了一首一尾的支撑。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从先天条件上决定了中国的艺术民族志的创作，势必离不开对于“我者”文化的深入挖掘，从美术史的脉络中得到更多可赋予创作的线索。在了解完大量的历史信息后，再走入历史延续至今的事发地，收集、交谈、观察、记录当下时代窗口的历史切片，由此关联出艺术在此间的演变历程、社会关系和传承发展。通过“连接广域的历史和地方的田野”，甚至可以得见艺术领域的兴衰鉴戒。

中国傩面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笔者先从历史文献的收集分析入手，分

概念解读和特点赏析两个部分对中国傩面由浅入深展开研究,扩展为中国面具学概说、傩面具概念的界定、傩面的起源和演变三个模块初始傩面。例如,傩面具的起源与原始图腾崇拜有关,这一点可以从《周礼·夏官·方相氏》中得到印证。在艺术创作中,历史文献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例如,通过对傩面艺术的历史研究,艺术家可以获得创作灵感,并在现代艺术作品中体现传统元素。田野调查则帮助艺术家深入了解艺术形式在当地社会中的实际意义和作用,使艺术创作更加贴近实际,更具生活气息。如贵州傩面艺术的地域性特点,不仅在色彩体系上具有独特性,还在角色分类上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都可以成为美术创作的灵感来源。本次报告的第二部分在进行个案的文献研究后,以傩面的角色分类、色彩体系以及以贵州傩面为重点案例进行了地域性艺术特点的赏析,进一步走进傩面。在调研完历史文献的最后,笔者提出了本次课题研究中的思考和追问。如现实条件允许,这时因开始走进田野,在贵州的土地上完成对“验证理论假设撰写的文本”,当然这里所指的“文本”必然是陶瓷创作者所惯用的表达介质。这样才算某种程度上用“接通历史与田野”的研究方法完成了傩面艺术民族志的书写。

3.3 艺术作品的创作:傩神兽瓷板组画

以书写艺术民族志的方式进行美术创作的筹备,为美术创作提供了创作理念的来龙去脉,使得美术作品不单单只是某种物质形式的表现。笔者根据艺术民族志中“接通历史与田野”的研究方式进行了美术作品创作方面的尝试。根据在历史文献研究中得知,《后汉书》中记载的大傩仪式:“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甲作食凶,肺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详,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这里是十二兽分别是甲作、肺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分别要吃11种鬼疫。因此在傩文化中,十二兽也可以理解成是12位驱疫神。在第一阶段的创作中,首先选取了伯奇、强梁、穷奇三位驱疫神作为创作原型,并通过线稿的方式对其进行二维平面化,在周遭的装饰元素上也加入了在神话故事中与之相关的要素。如“强梁食磔死寄生”,在元素上便使用了一些意向化的比表现,同时以对称的画面构图加入祈祷祭祀的人类行为,用以增加神兽吞食传染病等病源的场景感。在赋色上同样从艺术民族志的书写中得到灵感,得知傩面的传统配色即以代表着“金、木、水、火、土”的“白、青、黑、赤、黄”中华传统五色

构成。笔者所在的小组,最后使用这五色的重新组合得到了艺术作品,整体色彩体系简单,但是充分利用了中华传统配色的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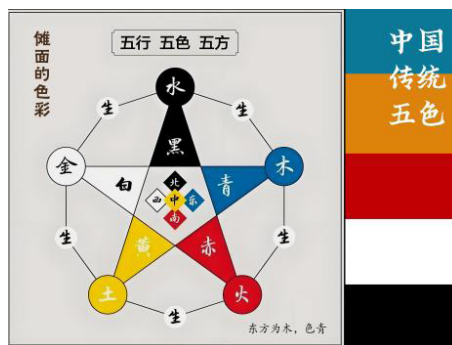


图2 中华传统五色

4 后记

4.1 开放式学习

笔者突破性地采用了不设限的开放式学习方法,即不限课题、不限“文本”形式、不限学科方向,有动机、有空间、有自我意识地探索感兴趣的学术领域,将更多的跨学科知识带入美术和陶瓷艺术领域。

4.2 保持长期主义

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逐渐意识到,知识的积累并非仅仅是为了掌握特定的技能或理论,而是为了培养一种能够融会贯通、以点概面的学习能力和思维方式。更欣喜的是,笔者由本次研究寻得了其他学科的研究主线,并开始聚焦于研究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对于作品创作的交集。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知识的吸收,更是对思维模式的重塑,将艺术民族志的视角融入到自己的研究和创作中,这不仅拓宽了视野,也为笔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和表达世界的方式。

保持长期主义的视角意味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和自我挑战。这意味着不仅要持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还要勇于跳出舒适区,尝试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创作形式,在不断变化的学术和艺术领域中保持竞争力和创新力。

参考文献

- [1] 毛巧晖. 艺术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J]. 民族艺术研究, 2010, 23(03): 63-68.
- [2] 洪颖.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讨论[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04): 97-107.
- [2] 林立策. 艺术人类学之简介[J]. 青年文学家, 2010(18): 223, 224.
- [3] 方李莉. 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之路[J]. 思想战线, 2018, 44(01): 8-20.